

男儿女儿多风流

傅子奎 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男儿女儿多风流

傅子奎 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8印张 5插页 415千字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长春第1次印刷

印数: 1—4400册

ISBN 7-5059-0975-4 /I·701 定价: 7.40元



傅子奎，一九四〇年四月出生于四川省简阳县海螺乡洞沟村。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专业作家、长春市文联党组成员、秘书长。

从事文学创作以来，先后创作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诗歌、戏剧、评论等三百余万字。出版有长诗《穿云破浪救亲人》，长篇小说《蓝天志》、《神秘的索南才旦》、《男儿女儿多风流》。

● 内容提要

本书以错综复杂的情节，惊心动魄的场面和扣人心弦的故事，把我们带到一个魅力无穷的世界；那荣与辱的选择和生与死的考验，那充满苦辣酸甜的爱情纠葛，将使你结识一代风流男儿女儿。

作品题材新颖，格调清新，文笔流畅，感情细腻，读来引人入胜、耐人寻味。

●目 次

1序篇	1—2 章
45上篇	3—10章
263中篇	11—19章
465下篇	20—24 章
573后记	

● 内容提要

本书以错综复杂的情节，惊心动魄的场面和扣人心弦的故事，把我们带到一个魅力无穷的世界；那荣与辱的选择和生与死的考验，那充满苦辣酸甜的爱情纠葛，将使你结识一代风流男儿女儿。

作品题材新颖，格调清新，文笔流畅，感情细腻，读来引人入胜、耐人寻味。

● 目 次

1序篇	1—2 章
45上篇	3—10章
263中篇	11—19章
465下篇	20—24 章
573	后记

序 篇

第一章

高高的蓝天，广袤无垠，空气象净化过一样，清澈透明。在初升的秋阳的映照下，那座久负盛名的充满了古色古香的开封城，更显得金碧辉煌；逶迤绵恒的群山，群山间如火如荼的枫林，宛若一幅色调鲜明的水彩画，把中州大地的秋天装点得美丽迷人。靠近陇海铁路的黄河，好似蜿蜒游动于大地之上的巨龙，以不可阻挡的磅礴气势，滚滚向东流去。

这儿是黄河故道。这儿，从黄河改道那年那月那日开始，便成了风沙逞狂的世界，被人遗忘的角落。它荒芜、萧条、凄寂、苍凉，多少年来十分不协调地沉睡在丰沃的中州大地上。好在有那条作为黄河支流的白沙河从它北边流过，才使它不至于完全死去。

今天，当一九五〇年的秋天到来的时候，这块人迹罕至的地方，突然从沉睡中惊醒过来，显出一派空前未有的热烈火红的气氛。

开阔、平坦、松软的沙滩地，一反往常地受到了人们的器重。中国人民解放军新建立的一支伞兵部队，看中并选定它为训练伞兵的天然着陆场。那些生命力强旺的野花，东一团，西一簇，红艳艳、黄金金、蓝湛湛、紫微微、白亮亮，比哪一年都开得热闹喜人。这块无人问津的沙滩地，仿佛受宠若惊，以它全部的热情把它全部的美丽都呈献给了这些投到它怀抱里的军

人们。

这些军人象能工巧匠，不大会工夫，便在沙滩地上摆出一幅新颖别致的图案：那个按南北和东西正向，纵横垂直交叉的“十”字布，铺设在沙滩地的正中，标志着是着陆场的中心；那个按规定的方位铺设起的“T”字布，向天上的飞机显示着跳伞时的飞行航向；那个靠近通讯指挥车的白色箭头，向跳伞人员指示着地面风的风向。

伞兵师师长路明检查完这些跳伞对空联络符号，踩着细沙，大步走到指挥区。乍一看，路明宽肩阔背，浓眉大眼，衣冠楚楚，精神奕奕，是一个标准的军人。但细一瞅，你会发现，由于长期的战争生活，岁月的风尘已经无情地在他的两鬓添上了银丝，黧黑的脸膛上隐隐显出了条条细纹。不过，他的自我感觉却是相当良好的。当他为共和国的诞生打完最后一仗，胜利的欢乐和征战的疲劳在他这个老军人身上同时滋生的时候，一道重如泰山的命令把他的全部精力重新调动起来。从告别陆军来到伞兵部队的第一天起，他几乎把自己的生命朝后倒推了二三十年，用年轻人火热的感情，用年轻人敏锐的思想，用年轻人坚强的意志，用年轻人拚命的劲头，全身心地投入了创建人民伞兵的伟大而又艰巨的斗争中。人员的抽调，营房的修建，训练器材的制作，跳伞装具的配备，伙食标准的制定，这一切的一切，在共和国从战争的废墟中诞生不久的今天，没有哪一样是轻而易举可以解决的。但长期的战争生活培养了他不肯轻易皱眉头的性格。凭着对党的事业的热情和忠诚，他日以继夜地工作，马不停蹄地奔波，这支伞兵部队的组建总算有了眉目。用他一句言简意赅的话说：“可以开张了！”

他是伞兵部队也是我们共和国第一个从天上跳下来的人。无疑，这是一条引人注目和令人欢欣鼓舞的新闻。可是，

当前几天他从天空回到大地，记者们纷纷围上他，从不同的角度把镜头对准他的时候，他却出人意料地用蒲扇似的大手捂住自己的脸，毫无商量余地地拒绝了他们的照相，并且声言：

“我是伞兵师的师长，我能从天上跳下来有什么了不起的。党中央给我的任务是要建立伞兵部队，让每一个战士都能从天上跳下来，这才是我的责任！”

他的话发自肺腑，一片真情，无疑打动了记者们，他们只好放下了照相机。但他毕竟作为第一个从天上跳下来的英雄而理所当然地载入了人民伞兵的创建史。空军司令员亲自给他颁发了跳伞纪念章。

指挥区左边的沙地上，整齐地坐着猛虎连的战士们。他们一个个扬着笑脸迎视着朝他们健步走来的师长。师长路明胸前那枚刻印着蓝天、白云和降落伞的富有诗情画意的跳伞纪念章，象一块磁石似地，把战士们的目光嗖嗖嗖地全吸引了过来。有的啧啧有声地发出了由衷的赞美：

“师长，跳伞纪念章真美呀！”

有的战士抚摸着自已胸前的军功章，不无感慨地说道：

“什么时候我这军功章旁边才能添上一枚跳伞纪念章呵！”

有个战士的目光象生根似地扎在师长路明的跳伞纪念章上，操着一口道地的山东腔对路明说：

“师长，俺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路明拿眼一看，要跟自己商量事的是谢军。他心里不免一惊。在他的印象里，这个山东藉的战士作战十分勇敢，只是由于山东老家有老婆孩子牵挂，并不打算在部队长干下去。他清楚地记得，当最后一仗谢军作为旗手，迎着枪林弹雨，第一个冲上敌阵，把胜利的红旗插在高地上，自己好一阵夸许他之

后，他既没有那种因当之无愧的激动而喜形于色，也没有那种因受之有愧的不安而手足无措，而是向自己提出了一个与胜利风马牛不相及的请求：

“师长，你让俺复员回家吧。”

“为什么？”

“一年前俺参军老婆抱着刚出生的女儿翠翠送俺上路的时候对俺说过，要俺打败老蒋就回家，俺是对她点了头的。如今老蒋打败了……”

路明踌躇一阵，答应研究研究。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道突然而至的命令把他和整个猛虎连调到了这个中州古城来改建空降兵。这些日子，路明几乎把谢军要求复员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此刻，才又重新想起来。他深感歉疚地对谢军说：

“看我，把你复员的事给忘了。”

谢军马上摇头申明道：

“不，师长，俺不是为那事。俺既然当了伞兵，不从天上跳下来就复员，那回家多没脸见人。”

“那你媳妇……”

“俺媳妇来信说了：‘你在地上光荣了一把，在天上再光荣一把回来。没男人的日子是苦一点，俺娘儿俩再挺挺！’”

“你有个好媳妇！”路明由衷地夸过谢军的媳妇，随即催他道，“快说，有什么事要跟我商量的？”

说话办事向来干脆利落的谢军突然变得跟大姑娘似的，低声支吾起来：

“师长，事不大，可就是不好开口……”

“猛虎连的战士，怎么是绵羊性格！”路明用热情鼓励的眼神盯着身材魁梧的谢军，“痛快些，是要我帮什么忙，我一定满足。”

“真的？”

“说假话还能当师长。”

谢军这才艳羡不已地指着路明胸前那枚精美的呈椭圆形的跳伞纪念章，正经八板地说：

“师长，把你的跳伞纪念章借给俺戴戴，照张相片寄回家让俺媳妇和小翠翠高兴高兴。”

“哈哈，原来是打我纪念章的主意呀！”

“师长，就借一天，一天还不行？”

“嘿嘿，这个呀，别怪我这个当师长的小气，一天，一分钟也不行。”路明风趣地对谢军说，“你媳妇要的可不是这种光荣。”

谢军赌气地对路明说：

“不借拉倒，看俺从天上跳下来，看你发不发给俺跳伞纪念章。”

“好，有种！”路明就喜欢这样的兵，夸过谢军之后，对大家说道，“只要你们能从天上跳下来，就别担心我不发给你们跳伞纪念章。”

路明的话把战士们的情绪一下子诱动了。他们异口同声地问道：

“师长，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从天上跳下来呀？”

路明没有直接回答他们，而是问道：

“我问你们，你们今天来着陆场是干什么的？”

“看高连长跳伞！”大家齐声回答。

“对啰！”路明兴奋地舞着大手，“只要你们高连长试跳一成功，你们猛虎连的跳伞训练就立即开始。”他停了停，用目光把战士们挨个儿扫视了一遍，问道，“怎么样，你们这个地面的猛虎连能变成天上的飞虎连吗？”

“能!”

猛虎连的战士们回答得十分响亮，相当有力。

路明带着满意的心情离开了。

有个战士充满预见性地分析道：

“连长这一锤子买卖可是十分关键的。我看师长把宝押在我们猛虎连上了，想要通过我们连把全师的跳伞训练带动起来。”

有人得意地说：

“还用说，咱们猛虎连是师长的一张王牌嘛!”

谢军搔着脑袋，一副煞费心机的样子，沉思着说：

“俺看连长下来，咱们得有点表示才够意思。”

指导员刘捷建议道：

“我看就地取材，咱们一人采一朵鲜花，献给连长。”

这个建议挺浪漫，但并不难实现，立即得到了战士们的一致赞同。他们很快分散开，在沙滩上寻找着、选择着、采撷着自己认为最美最艳的花朵。

师长路明的心机的确让猛虎连的战士们猜中看透了。别看今天是猛虎连连长高雁一个人试跳，他却清楚地知道，高雁的试跳牵动着猛虎连，以至全师每个人的心，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所以，他决定亲自指挥高雁的这次试跳。

指挥现场井然有序地排列着运输、救护车辆。指挥车的天线高高耸立着，车棚上，口朝天地搁着个强功率的高音喇叭，指挥员的意图将要通过它传给从天而降的伞兵战士。指挥车旁摆着一张宽大的桌子，桌面的玻璃板下压着今日的跳伞计划和各种技术参数；玻璃板上放着两个指挥话筒，那个白色的是指挥飞机的，那个黑色的是指挥跳伞员的。桌子旁边搁着把折叠椅。显然，这儿是着陆场的最高权力所在。

路明来到桌前，值班参谋忙把折叠椅打开。

“师长，从天亮忙到现在，坐着歇会儿吧，飞机刚从机场起飞。”

师长没有坐，他告诉值班参谋再过细地把着陆场的准备情况作最后一次检查。值班参谋一走，他便望着天空，凝神沉思起来。在他戎马倥偬的生涯中，他不知指挥过多少次战斗，而且指挥得相当出色，伴随他前进的是一次次的胜利和成功。但是象指挥今天这样的跳伞，还是头一回，激动的同时也不免泛起一丝不安的情绪。他深刻地意识到，从指挥陆军到指挥空降兵，这说明我们的军队在发展、在壮大。过去，战火纷飞，硝烟弥漫，人喊马嘶，冲锋陷阵，战斗不管有多复杂、多艰巨、多残酷，总是在地面进行的。今天，战场开辟在蓝天白云间，比起过去的战场不知要平静多少倍。然而，天空对他来说是一个从未接触过的全新的战斗领域。瞬息万变的天空谁知会出现什么样的风险，作为一个指挥员要能准确、及时、随心所欲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并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任何指挥上的失误，都将毫无回旋余地地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他不能不坦率地承认，作为师长，他心中底数不足。

突然，猛虎连的队伍里响起了谢军欣喜若狂的叫喊声，

“飞机来了！”

战士们东张西望地问道：

“在哪里？”

“你们听嘛！”谢军侧着耳朵提示大家。

果然，战士们隐隐听到从远方传来一阵轰轰隆隆的声音。他们性急地循声望去，出现在他们视线里的不是天上的飞机，而是陇海铁路上奔驰的火车。

这是一列军用列车，车上载着脱去炮衣的大炮和士气高昂

的军人。秋风送来军人们激昂慷慨的歌声：“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猛虎连的战士们这才明白过来，为了打击美国侵略者，我们祖国的又一队好儿女正向朝鲜战场开去。

看着渐渐消逝在远方的军用列车，路明心里想道，要不是组建空降兵，他路明，还有他的王牌连队猛虎连，准会奔赴朝鲜前线跟美国鬼子大干一场。他对猛虎连的战士们说：

“同志们，战友们上前线打美国鬼子，我们可要在空中练好兵呵！”

猛虎连的战士们变得活跃起来：

“有高连长带头试跳，保证没问题。”

“原来我心里直扑腾，这回有高连长带头，心里踏实多了。”

“……”

“静静！”路明向猛虎连的战士们打了个手势，看了看表说，“这回飞机可真来了！”

“在哪里？”战士们急不可待地问道。

“你们听！”

战士们屏声静气地谛听起来，一阵“嗡嗡嗡”的声音传入他们的耳鼓，只是仍然不见飞机的踪影。刚才把火车声当成飞机声的谢军，有些信不过地说：

“会不会又是火车来了？”

“这回可不是火车。”路明朝北边的天空一指，“你们快看，那是啥？”

战士们的目光朝着路明手指的方向望去，立时，在层林尽染的峰顶之上，闪耀着一颗星星似的亮点。很快，这颗向前移动的亮点渐渐变成了一朵白色的浮云。稍顷，这朵轻盈、舒缓

飘动的浮云又变成了一架银光闪闪的飞机，展翅飞来。战士们欢呼雀跃起来：

“飞机！飞机！”

“咱们连长真神气，长翅膀啦！”

正当战士们欢天喜地地迎接自己的连长飞临上空的时候，值班参谋疾步跑到路明面前，向他报告道：

“师长，天气出现变化！”

路明的心嗖一下提了起来。他仰起头，手搭凉棚朝天空张望去。天空依然如故，丽日高照，晴朗无云。但是，他很快敏感到风力加大了，这一直平静安稳得象停止了呼吸似的沙滩出现了不安的骚动，黄沙浪赶浪地起伏着。他警惕地问值班参谋：

“是不是风？”

“嗯。风开始变得对跳伞不利了！”

在风力风速过大的情况下跳伞，跳伞员是很难修正降落伞落到那个用“十”字布显示出的着陆场中心周围的。路明问道：

“风向？”

“东北。”值班参谋回答。

“东北！”路明紧蹙双眉，望着那个白色的箭头布，“现在风向箭头不是按西南风摆的吗？”

“是的，刚才是西南风。”

路明命令负责铺设对空联络信号的战士：

“现在是东北风，立即把风向箭头布调过来。”

“是。”那个战士立即朝风向箭头布跑去。

战士刚把风向箭头布调向东北，值班参谋看了看被风鼓得象圆筒似的彩色风向袋，对路明说：

“师长，风向又变了，东北转东南。”

路明毫不迟疑地又命令那个战士调动风向箭头布。风象着了魔似的，变幻无穷。这回还没等那个战士把风向箭头布调过来，两眼直盯着风向袋的值班参谋又向路明报告了风向的新变化。路明照例是命令那个战士重新调正风向箭头布。这种频繁的调整，很快便累得那个战士喘起粗气来。

路明又问值班参谋：

“风力多大？”

“五级。”

“风速呢？”

“每秒八到九米。”

路明吃惊了。这不规则的风向已经使他大伤脑筋，这超过跳伞范围的风力风速更使他深感棘手。而这时，天上的飞机已经加入原定的跳伞飞行航线，朝着陆场上空徐徐飞近，连银翼下的鲜红的“八一”军徽都能看清了。机舱门打开了。显然，高雁已经作好了跳伞的准备。这样的天气跳伞简直是冒险，必须立即指挥飞机返航。他一把抓过桌上的那个黑色话筒，送到嘴边。正当他要把自己的意念变成命令脱口而出的一瞬间，又忽然变得犹豫起来。从组建伞兵以来的这些日子，人们天天盼望、一心图慕、全力追求的不就是从天上跳下来的这一天吗？为了这一天，高雁没少找自己软缠硬磨，当昨天答应他试跳以后，他高兴得几乎要喊“万岁”了，说一等跳伞下来，就立即向远在南方山乡的母亲、弟弟、妹妹和乡亲们写信报喜。让这样一个烈火团似的战士返航，等于是冷了他的心呵！再说，就这样一无所获地收兵回营，作为指挥员的路明也着实不甘心。怎么办？经过一阵紧张的思索，一个新的念头通过无线电传到了飞机上：